

早春的樱花是最好看的。那天我上街遛弯儿，偶见有片偌大的樱花林藏在一堵老墙里，便禁不住诱惑走了进去，发现自己竟来到了一家精神医疗机构。

由于天气晴朗，怒放的樱花在阳光下蒸霞蔚，满树烂漫，令人颇为惊艳。或许是出于偏爱，总觉得粉色的桃花（也包括晚樱）过于世俗（人们经常将其与桃花运、桃色新闻之类联系在一起），甚至有点矫情，不如洁白的早樱美得自然，美得飘逸，也美得无奈，她的优雅是出自骨子的，不带半点虚荣。

当我正对眼前的美景指指点点，不亦乐乎之际，视线无意中落在几个穿病号服的女病人身上。她们看上去眉清目秀，三十上下的年纪，也许是医院定下的“标配”，每人被两名护士左右夹持着，三人一组，沿着樱花旁的小道缓缓而行。一路上，女病人始终沉默不语，神

老墙内的早樱

□ 王奇伟

态十分凝重，即便是近在咫尺的烂漫樱花，她们也视而不见，只是个夜游人一样，木然地行走着。

我揣摩她们可能是刚去诊室做过检查，此刻正要返回病房，也可能在病房呆久了，护士带她们出来兜兜风。令人费解的是，她们还那么年轻，何以会出现在此等场所？是病魔夺走了她们的记忆？还是失恋或家暴导致其精神失常？如此说来，她们的生命里定然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谜团一时难解，我只好放弃揣测，暂且享受当下的良辰美景。这时，病楼里又走出一个皮肤黑黑的女保洁工，大概刚完成一轮清扫任务，有了点空闲，便见缝插针操练起交谊舞来。她跳的是慢三，舞姿谈不上柔美，动作却有板有眼；左手抬起

伸直，右手向内弯曲；两腿直进、直退、横移、旋转……这个女保洁工好像不太安于自己的职业，她想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舞者，尽管舞技不够娴熟，但跳得很认真很陶醉。

绿地独舞的女保洁工，也让擦身而过的女病人眼睛一亮，神情冷漠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难道是“舞者”唤醒了她们的记忆？抑或是她们脆弱的心灵，还保有一分对美的向往？谁知道呢，只要爱美之心尚未泯灭，她们终究还有“幡然醒悟”的希望。其实，就浩瀚的时空而言，这个良辰美景的世界也是十分脆弱的，所谓“三千繁华，弹指刹那”，无论多么锋利的武器，都难以抵挡时间这把无形的“杀猪刀”！即便如此，为何不能把回归的过程渲染成极致之美，以弥补命运留下的缺憾，比如眼前这些转瞬即逝的樱花，也许还有从樱花树下走过的康复后的女病人们。

从上海的“红亭子”想到巴黎的“绿箱子”

□ 许民强

这些年来“东方书报亭”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现在，最后一批也将闭门谢客了。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东方书报亭”，曾为许多路人提供了阅览书报的便利，也解决了当年不少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这批“红亭子”曾经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深得广大市民的欢迎，被誉为文化亭、安民亭、方便亭等多种雅称。在繁华的都市，老百姓形容她是“白天的一朵花，夜晚的一盏灯”，温暖着城市的角角落落，方便着南来北往的游人。随着城市的发展，昔日上海引以为自豪的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已经成了明日黄花，无奈地凋谢。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同样的大都市巴黎，在风光绮丽的塞纳河岸边那一排排的“绿箱子”，绵绵数里。几年前，初到巴黎时，还以为是个卖旧书和艺术品的摊位。白天，书贩们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出现，把深绿色箱子上的锁打开，摆出的都是旧书刊、旧照片，也有不少古董艺术品等。据说，在塞纳河岸边摆摊卖旧书，始于1606年塞纳河新桥落成之际，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为了使这种书摊不影响塞纳河岸边的景观，巴黎市政府在1930年规定塞纳河的所有旧书摊一律采用规格统一的绿色箱子，这种箱子采用的绿色和塞纳河水的颜色互相匹配，和谐统一。如今，塞纳河边的“绿箱子”可以说是巴黎古风犹存的见证，与巴黎这座

古老而时尚的文化之都相得益彰，给风情万种的塞纳河增添了一份妩媚。“绿箱子”书摊早已成了巴黎的一道文化气息的风景线，也是弘扬法兰西文化传统的象征，她的美名已经传播至世界各地。相信不少漫步于塞纳河岸的游客都曾为之滞留过脚步，在弥漫旧书味的氛围中，感受着法兰西文化的情调。这些“绿箱书摊”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为什么同样的大都市，同样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风景线，一个400多年经久不衰，一个20年就风光不在？这其中原因或有不同，国情也或有迥异。其实，一座光彩夺目，活力四射的城市，显然并不是仅仅拥有多么富丽堂皇的建筑，更在于那些在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遗产和人文精神。

旅途中有太多的名胜古迹、风光美景。但是，逛一逛当地的书刊报亭，无疑也是一种文化享受。有一种说法“一个书店可以温暖一座城市”，这或许是赞美，但是，书籍可以温暖人心，我想应该是肯定的。如今塞纳河岸的“绿箱子”每天还在迎接五洲四海的宾朋，而黄浦江边的“红亭子”却将销声匿迹。希望上海的“红亭子”在未来的华丽转身，能给这座欣欣向荣，充满朝气的城市带来持久的文化慰藉和不一样的风景，我们非常期待。



说到画虎高手，沪人皆知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孖先生笔下的老虎威武又传神，北京的刘继卣先生画虎等一流，还有冯大中名家各有画虎妙笔绝技。现在画坛喜欢把某一项专项画得顶尖的人尊称为“某王”，比如画猫的陈莲涛和曹克家“猫王”、画牡丹的郁文华“郁牡丹”、汤兆基“汤牡丹”、画虎的蔡育贤“蔡老虎”等都是大家熟悉的当代画家。其实，上海画老虎的黄子曦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在申城大有名气了，老上海朵云轩、九华堂、大新画厅、青年画厅、王星记扇庄都请他画扇面、中堂、册页，他画的古装人物画、老虎、花鸟、山水大得沪人喜欢，买得很快。现在的中国画圈子里中年画家不太熟悉早在1991年去世的名画家黄子曦先生。其实，黄老的绘画艺术和水准是和当代画家程十发、刘旦宅、贺友直、谢之光、谢稚柳齐名。解放后黄子曦与程十发、刘旦宅等人合作中国画《上海解放》。1956年他创作的中国画《入社》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59年他与朱梅邨创作的《墨子》，与董天野创作的《邓子龙》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黄子曦的女儿黄耘瑛老师是舞台美术服装设计师，她和我内子是上海越剧院的老同事。我知道黄子曦先生出道很早，他是福建省福州市连板乡人，字子希。早年读过几年私塾，从小喜欢画画，1934年考进福州苍山荻芦庵画室，师随岭南派画家蔡鹤汀、蔡鹤州、赵凤翔学画西洋画、中国画。抗战时黄子曦跟从蔡氏兄弟从福州来到上海

大世界任舞台布景设计，曾帮盖叫天主演《西游记》设计布景。黄子曦拜郑午昌先生为师，华三川只有十四五岁就跟从黄子曦学习中国画。1961年黄子曦又拜贺天健为师。当时上海中国画院欲聘请黄子曦为专业画师，应袁雪芬院长再三挽留，继续留上海越剧院任舞台美术设计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黄子曦自己创作，与人合作了大批国画、舞台美术、连环画等作品。国画：五月江南、采菱、赶集、渔港丰收。年画：开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咱们社里来了好帮手。连环画：聊斋、昭君出塞、月娘娘。他与张令涛合作的拉郎配、狄青风雪夺征衣等连环画在当年很有影响。从前曾听陈巨来先生说：“依晓得哉，上海有个画老虎的人叫黄子曦，蛮结棍，伊迪只老虎画得凶，可以与张善孖一拼，伊人物画得蛮传神咯！”的确，黄子曦画虎，用笔老辣，用墨用色淋漓尽致。

黄子曦先生一生以创作国画和设计舞台布景见长，据上海越剧院孙志贤老师说：“黄子曦先生在上海舞台布景艺术方面是专家，他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配景的天幕衬景，那山明水秀、小桥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江南的景色，采用中国画中的‘浅绛山水和青绿山水’画法，突出了江南秀丽美景，让观众感觉到江南的诗情画意的美妙景象。1952年全国戏曲汇演演出场上，获得观众一片喝彩声。最后一场‘化蝶’，黄老师用工笔画出

的牡丹花，祥云彩霞缭绕，这种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得到周总理的肯定与称赞。”

黄子曦画的年画很接地气，反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工作的正能量，构图、配景、人物、开相，画得十分细腻、生动，色彩喜气洋洋。他画的连环画人物刻画惟妙惟肖，风格鲜明，色彩变化自然，虚实处理恰当，小人书是当年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

常言道，画虎不成反类犬，一般画家不敢随意画虎的。吾观黄子曦先生画虎，与众不同，他用笔爽快生辣，笔触在宣纸上跳跃灵动，干、湿、浓、淡随意生发，着色古雅沉静，他画出老虎的凶猛，力量，活泼，敏捷的特点，把虎的神韵动静表现得活灵活现，虚处的山、石、水、草、明月、云雾、长松、古柏淡墨画出，看似随意的笔墨其实很见深厚的笔墨功夫，他画老虎通透的黄色虎睛更是炯炯有神，西洋画用色的功夫了得，从画纸上发出的寒光让人望而生畏，那几根细而又力的虎须撇出更见神来之笔，颇有立体感，在一般画家手下是难以达到如此“画龙点睛”之墨妙的！

黄耘瑛老师说，“文革”结束，她的父亲迎来了绘画生涯的第二春，他开心地说，又可以画画啦，哈哈！上海朵云轩第一次上名画家家里收购中国画，别人只收一张，二张，她父亲画的三张画全部被收购去了，拿了稿费，她父亲带着家

一代名师黄子曦

□ 杨忠明



■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周沈爱良 篆刻

桂花苑

刊头书法 程一鸣

■ 上图：松壑雄风（国画） 黄子曦